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七十七



恩離門

# 施恩

報恩 感恩 負恩

**事類彙編**

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此恩離說也夫人以國士待我我其可不以國士報乎以眾人待我我其可不以眾人報乎施有豐約故報亦有厚薄非特人道為然也為善者報以福為惡者報以禍或言亦天之道歟

**事類**

## 謂之惠

分人以財 一語二十 可以與

與與傷惠 孟

## 尚往來

其次務施報禮 記曲禮

## 耻積藏

樂分施而一 荀大畧

## 與爾

## 鄉黨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 鄰里 一乎 語六

## 救其親戚

孟母君 招致諸

侯遊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存 一 由是名重天下 通監周顯王紀

## 家量獲民

昭公 三年

叔向問曰齊其何如晏子曰其為陳氏矣文宣舊四量且區金鐘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金十則鍾陳氏三量昆登一焉

鍾乃大矣以 一 貸而以公量收 之云云 欲无 一 將焉辟之 左

## 焚券市義

馮驩貧乏為 子孟嘗君客為

君收債於薛將行問市何物曰吾家寡有者市之驢至薛請負債者悉來合券訖悉焚之皆稱萬歲還問何市而返驢曰奉君

之命市君家寡有者君之府藏盈積惟 一 義我耳臣召 諸債者合券而焚之市義而歸矣君為之喜 語林

## 散與

## 貧疏

范蠡之困為朱公十九年之 中三致千金 一 兄弟

## 賑施貧窮

原結身衣 服車馬纒

具是妻子內困專以 一 務起人之急

## 分給租奉

梁商常曰多藏厚之為子 孫累每租奉則及兩宮賞

賜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因年穀貴多有餓者輒令倉頤以牛車致米塩菜錢於四城門外乞貧民不告其姓名

**共饗賜贈** 躡履兒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鄉里

樂與鄉黨宗族一一以與邑里 張儉資計差温初百姓飢其一一以尺吾餘日 荒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

之賴其存 **以盼昆弟** 馬援扶風茂陵人轉游隴漢間謂賓者以百數 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因知田牧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貨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敢凡一一一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乞人填門** 後漢尚書令符雅為人無施一一一嘗曰天

意不 **債家從赦** 焚重假貸人間數百萬臨終遺令焚削文契一一一皆斬重往償之諸子一一一竟不受

晉陽 **與米一困** 魯肅以賑窮士為務甚得邑人懽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告資糧

肅家有園米三千斛乃拍一困與瑜 **散米千斛** 吳全琮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 父柔為

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 琮皆賑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父奇之

**報以瓊瑤** 木瓜美齊相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 處于漕齊相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

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投我 **報以臣禮** 借

以木瓜一一一一 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心我乎對曰二國治我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獲執事不以寬誠使歸即戮君之惠也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畜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

兩釋纍囚以成其好臣不與及其誰敢聽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勞怨君亦不任受德王曰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公晉寡君之以為我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清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伺宗賤次及於事而帥為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非敢違其竭力致死无有二心以及臣禮所以報也左成三

### 施者報者

厭左昭二十四年

### 出爾反爾

者一乎

一者也 孟子 結草亢敵 見勇力

### 倒戟禦徒

宣子田於首山舍士翳桑見靈

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二年矣未知母之存亡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真諾橐以與既而與為公介一一以公一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宣二 推鋒

爭死 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二百餘人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而赦之後秦擊晉二百人求從公為

晉軍所圍皆一一一遂脫繆公反生得晉惠公史記 退舍

報惠 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一一三 故來死君 中山君

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偏子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挈戈隨其後者頤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食鋪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一一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殮得二人

戰國 常願前敵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衣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有引美衣

者妾絕其纓而持火來視絕纓者王曰今已飲不絕纓者不惟君臣百官皆絕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

五合五獲首恠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絕纓者也王隱  
忍不搦而誅——肝腦塗地頸血——父矣遂平晉 每食

必祝 楚欲殺伍胥二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二上有一  
漁父垂船知伍胥意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

劍直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  
尚不取何用劍乎胥後————曰祝江上丈人 視如

國人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  
馬則臣——君—— 報以眾人 豫讓曰范中行  
眾人遇我二以

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  
我以國士報之戰國策 一飯必償 范曄——  
德——本傳 百金

必償 蘇秦之燕貨——為資及佩六  
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 德者徧報 蘇秦徧  
報諸所

嘗見——人猶未得報乃前自言秦曰我非亡子子之與我  
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望子深是以後子

恩者皆報 朱賈臣為會稽太守悉召見故  
人與飲食嘗有——復焉 鄭侯錢二

漢蕭何為沛主吏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以吏  
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即帝位何為丞相封

——食邑八千戶乃益封二千戶以  
繇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也 亭長錢百 韓信從下  
鄉南留亭

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薦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絕去至城下  
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 二曰吾必重報母 二怒曰大丈夫不能

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徒為  
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少年以為千金及下鄉——

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召辱已死之無名中尉告諸將相曰此  
壯士也方辱我以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本傳

盜妄者報盜 爰盜為旦 相時有從吏嘗盜爰盜侍兒盜  
知之不卅遇之如初人有吉從吏言君知

爾與侍者通乃亡歸益駢自追遂以侍者賜之復為從吏及受  
盜使吳見守從吏適為校司馬中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  
王期日日斬君 執炙者報榮 頤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  
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 盜謝之而去

榮割嚼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  
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 一者為

督率救 行觴者報鏗 陰鏗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飲  
之內免 一者為

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 凡微  
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

時一殮 初詔達過侃達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後侃都督  
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達子珽為

湘東太守 一 所 荷 一 咸報陶侃傳



何日忘之 中心藏之 夫人及此 微 一 一 詩隄桑

一 一 左 生死骨肉 所謂 一 而 尸祝社稷 相與 一 襄七年 也 襄十二

一 而 解衣衣我 武涉說韓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信  
之 莊子 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言

不聽策不用故背楚歸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數 造門謝  
下之衆 一 一 推食 二 我言聽計用替之不祥

恩 何武每表事京師戴 聖未嘗不 一 一 一



忘我大德 一 一 一 思我 不念昔者 有洗有 潰既言

我肆 一 一 一 晉閉秦糶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 芥芥負  
伊余來暨詩 一 一 一 之糶 左傳十二

漢恩

王莽使安陽舜見太后后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

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耶通鑑漢明帝紀

白敏中負李德裕

白敏中用李德裕薦入翰林為學士及德裕敗敏中為相詆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我而已何以私恩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愚竊以為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之罪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忠許國何者於所厚者薄則所施尤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王曰明公不見布之毒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无知臣女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无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

東五十一

六

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无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敏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敏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繇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乎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系與楊虞卿姻家尋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厚若敏中本无英氣雖緣德裕以進而不能无意於僧孺宗閔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力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非罪而被斥天下皆知其寃矣使敏中素與仇猶當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進耶然則敏中豈惟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愚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議敏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兩全則如之何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不以私害公若何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不以公廢私若康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鏃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



其輕重奈何无故而發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弄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薦敏中亦不得為无罪也

**詩集**

感君恩重

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置鈔魚隱刀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子

出君焦灼

咫尺炎涼變四時君詎知韋應物

寸心銘佩

軍

主人覆護

唐一綈袍臨川

吞炭難酬

馮京當世少

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關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貽之詩曰



恩讎門

# 報讎

附

快律

事理

與施恩同

事類

君之讎

父禮調人

父之讎

天兄弟之讎不反

兵交遊之讎

師長之讎

兄弟禮調人

交交之讎

視從父兄

昆弟之仇

弗與共國

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

讎不同國

從父昆仲之

仇不為魁

從父昆弟之

仇如之何曰

九世猶可

齊襄公享乎周紀侯

紀遠祖九世矣

三年拜賜

晉敗秦于殺獲孟明釋

以復讎雖百代可也

三年乃報

報東門役

報會稽耻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夫椒耻

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史記越王念欲復然夏則握火寒則抱

水吳唯春秋則新嘗膽

鞭荆平墓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貫無忌為

少傅無忌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

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闔廬立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遂至

郢楚昭王出奔子胥即負也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口

鞭之二三百申包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子固平王之臣親北

面而事之今至於慘死

書龐涓死

龐涓自以能不及孫臏以法斷臏兩足涓為魏

將軍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重中

坐為計謀涓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

狹而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

之下應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

要言五二

萬弓俱發魏軍大亂龐涓

願請君不

豫讓事智伯甚見尊寵趙襄子滅智伯讓

變姓名入宮塗廁欲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就問則豫讓襄子

曰義人也釋之讓又漆身為黧去炭為啞行乞於市頃之襄子

出讓伏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是必豫讓也襄子數之曰子不

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之子不為報讎反臣於智伯今何

報讎之深也讓曰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

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今日臣固伏誅一一之一而擊之以

致報讎之意雖死不恨襄子大義之持衣與讓拔

劍三躍而擊之曰可以下報智伯遂伏劍自殺

且盜若

城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張儀咎

若飲我不盜而璧若咎我

為燕報讎

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荆軻之

若善守汝國我

賢卑辭厚禮請見之謂軻曰今諸侯服秦莫若合從丹之私計  
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不  
可因而刺殺之唯卿留意荆軻許之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  
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  
乃有以報乃私見於樊於期曰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  
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  
其脅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  
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  
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遺荆軻  
入秦荆軻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荆軻奉圖以見於王圖窮而匕首  
首見因把王袖而堪之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而  
走王負劍按以擊荆軻斷其左股遂解解以徇  
為韓報

**仇** 見勇力  
門內

**快讎**

**殺子玉喜**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殺文公猶有憂色  
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

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開况國相乎及  
楚殺子玉得臣也八喜而後可知也  
**殺王甫喜** 上

父子應時截截路人士女莫不  
稱善若除父母之讎漢靈紀  
**置炷于臍** 呂布刺董卓百  
姓歌於道長

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尸  
吏為火炷置卓臍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漢獻紀  
**爭**

**啖其肉**

來俊臣棄市時人無不快俊臣仇家一俊臣之  
肉斯須而盡快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踏成泥士民

皆相賀于路曰自今眠  
者始貼席矣唐武紀  
**罷瑾相賀** 吐突承瑾首唱用兵疲  
弊天下上一承一中尉

降為軍器使  
**貶縛相賀** 皇甫一為崖州司戶  
唐穆紀  
**韓愈**

復讎議

右伏奉今日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夫徵

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无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垂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勿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與罪不當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思立定制情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

三

要帝五十一

四

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仇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獨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

朱元晦議序

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

生則敬養之死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所以痛憤恚疾而求為之必報其仇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戈不與其天下也而為之說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明夫雖不當與共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

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判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 國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仇者蓋有在矣 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却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報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詬罵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姦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 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奮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徂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 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為撻游說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為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為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方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藉藉以為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為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

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扣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扣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善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人倫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人心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不使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執也今南北再驩中外無事子惠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無所復發其口矣竊伏世間不勝憤嘆因讀魏元履所以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其禍殃之自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并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當國者儻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謨之萬一而非區區胡明仲豫讓論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區區之所敢望也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夷攷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爲之奮不顧身其報仇之心未可知也智伯無後矣氣勢無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子孫無所可託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貞義士也此非特可以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過如是也棄子知其如此獨無以勉而旌之乎而終於殺之何以爲人臣而不懷二心之勸哉前史列讓於懷士非也

詩集

雪耻除兇

報千古唐太宗

挺身張目

際一視

寇讎詩

卷終

恩讎門

# 報怨

附

不修怨

事理發揮

與報讎門

事類

## 以怨報

怨則民有所懲

## 以直報

子曰何以報德

以德報德語

## 置莖豆

魏相魏齊嘗擊范雎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范雎得出遂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

知以爲范雎死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驚曰范叔无恙乎曰爲人庸賃須賈哀之留與坐飲食乃取其一絺袍賜之因問秦相張君睢曰主人翁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

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須賈立門下待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

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范雎曰汝罪有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絺袍感德有故人之意故釋公入言之昭王罷歸范雎

大供具不請諸侯使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

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又曰范雎眦睚之怨必報

## 封羹頡

漢高祖怨丘嫂之轅蓋

## 毋效丁

丁公爲項羽將嘗答

高祖於彭城西及項氏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氏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者

請斬錯

晁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袁盎受吳王財物言吳楚不反抵罪及吳楚果反錯

欲治盎二恐夜具盎盎爲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二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三國復其



故地上曰吾不愛一人以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  
謝天下乃召錯斬東市 坐亡失多與故穎陰侯

屏居監山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  
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廣宿亭下居无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  
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

將軍也若廼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  
**斬祿吏** 漢張敞  
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轍以臨右北平盛秋 事見後

集京 **母入偃門** 元朝中徐偃言齊王有淫泆之行上拜偃  
丑門 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

之數曰吾始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  
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一復一一乃使人告王與姊

奸事動王王自殺上大怒以為偃劫其主令自殺偃方貴幸時  
客以千數及族死无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以車為長者

本傳 **陳滅豎計** 馬援上書曰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  
誦行在所一 **加享杖罰** 昔何曾位太宰性華侈都嘗從事

一隗一一 **加吏鞭** 孟享嘗奏曾以銅鈎散為車塗牛  
蹄前後曾辟享為椽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躰不

以私憾遂應辟曾因小事一一外寬內忌如此 **加吏鞭**

**筓** 梁沈瑀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悉令  
著芒屨布衣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一鞭瑀瑀微時嘗至

餘姚鬻南在富為富 **操所不樂** 許收恃功驕慢嘗於眾坐呼  
吏所辱故報之 曹操小字曰某甲卿非我不

得與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 **導所甚嚙** 周顛曰今年殺賊  
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吳獻紀

繫肘王導甚嚙之顛 **孫秀宿恨**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  
為王敷所害 本傳 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

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孫令憶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踉蹌不以人遇之後收石崇及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

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尔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潘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世說右軍嫌隙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驍節論齊轉重

同所歸乃成其讖世說右軍嫌隙王右軍素輕藍田述藍田驍節論齊轉重右軍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嫌隙大構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

密使從事數其在郡不法以先有隙令自延賞宿憾張為其宜右軍遂稱疾去郡以憤慨致終與李晟有一一及俱入朝韓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以示和解因為子求

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即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內含怒今未許婚曩未志也本傳貶晏忠

州揚炎子吏部侍郎劄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為載報仇遂罷刺史史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葱卒擅取官物曾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出逢巴州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冤唐憲紀通監薛逢與劉

璩相善璩詞藝不逮逢逢每悔之後璩作相逢為郎官有薦薛逢知制誥者璩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一為刺史又見

恩怨必報李訓鄭注平生絲髮恩恩讎皆報桑維

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孝士俄有二

持箱中有黃誥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安乎  
頃取相愛為吾召來一如魚札他日又曰范帖秀才何在取相  
鄙薄君子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帖至忽有數人  
執帖云范帖謀反罪當處斬帖大叫曰韓魚召我來受官我何  
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帖來曰相公生殺  
在已帖昔日同場屋閉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  
上訴于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僧誦佛書可  
乎帖曰得君之命而已公不义果死青瑣  
開室中為翰林李士時趙普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  
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言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勲  
臣公忠直亮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洎引兩語其  
故曰我必不作宰相然亦不謂朱崖五門可保矣既而召李士  
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又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出鎮河陽  
普之罷甚危賴以勲舊脫禍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

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

貶盧崖州見造成案底富

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公與韓公議不合富恨之至不弔魏公喪富公守某州曾直為  
尉久不之任在路迂延富有聞大怒及到遂不與交代後幕  
幹勸之方肯及曾直在史館脩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曾直離喪  
否知其不曾遂以此事送下案中後人雖脩去此事  
而有案底竟不可去曾直也可謂乖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  
公家上壽任也便是富不如韓較寬宋語錄

**不修怨** 不宿怨 萬章曰象日以殺舜為事云云封之有

不藏怨焉一 不令怒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

親愛之而已矣孟子 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由哲斲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  
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一敢一 不念舊惡

子曰伯夷叔齊一一亦耻匿怨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

得仁何怨冉有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在邦

無怨仲弓問仁云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竊灌楚瓜梁大夫宋

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

美楚人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切搔梁

瓜梁竟之欲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之道也乃令夜往

為楚一瓜楚且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為也楚令大恠

因具告楚王楚王乃謝以重幣故又餽晉粟僖十五年

梁楚之謹由宋就也賈誼新書又餽晉粟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獲晉侯是歲晉

又饑秦一一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姑樹德焉左卒

相管仲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鱗也

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溪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歸而

使相可也公從之左莊九卒見寺披晉文公入寺人披請

曰蒲城之役君命女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漕濱女

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陳也夫

法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

將及難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

何有焉公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

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左僖二

十 遽見頭湏晉侯之豎頭湏守藏者也其出也切藏以逃

四 人曰法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

行者為竊紼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

其眾矣僕又以告公卒用孟明晉敗秦師于般獲孟明

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三十一 因赦季布見前解卒善田中漢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

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臣溺之居无幾

漢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少為二千石田甲亡安國曰甲不處

官我滅而宗甲由相謝安國笑曰公幸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至門謝罪周赧王三十六年趙以蘭相如

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曰我為趙將有功相如徒以口舌而

位居上言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

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之

取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為國憂然將軍也顧吾念

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不鬥

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

出

漢光武二年賈復部將殺人潁川太守寇恂捕而戮之復

以為耻謀殺恂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恂手盆祭曰宗將

也得帶劔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

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備酒醪執金吾軍

入界一人兼二人之饜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

而更士皆解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至引見時賈

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

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結友而去通監

不忘

上壽見前造成

何暇恤私

趙清獻為御史力攻陳恭公范文正公范蜀公知諫院獨

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  
事誣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寧初蜀公  
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遂調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肯欲斬  
公者耶清獻曰吾方論國事

固不以爲過至清獻之言孫文懿公眉州人少**不省前言**時家貧欲典田赴試

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求試京師有幾  
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者赴調見公恐其意公

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得東  
脩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

川綃綉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贈文潞公以太**不怨臺劾**尉留守西京

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聞見錄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判官文潞公謂曰仁宗朝先參  
政爲臺諫以言其謫官其亦罷相判潭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

某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  
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政相知爲深聞

見**不易臺記**陳希亮字公弼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

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謂入不得見故東坡客  
次假寐詩云雖无性命憂且復忍斯須後九日獨不預府宴登

真貝寺閣詩云憶弟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  
此又詩案云任鳳翔府僉判爲中元節不過府廳罰銅八斤亦

公弼按也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返至  
爲公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羊棗泉南則漢武帝長

楊五柝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  
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髮鬣

破瓦頽垣无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壠畝矣而况於  
此臺哉夫臺不足恃於久長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

此臺哉夫臺不足恃於久長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

者教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公弼寬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其猶孫子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朱語錄

**快怨**

佳人怨

劉禹錫柳子厚與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貶元衡為相時也禹錫為靖共一一一以

悼元衡之死其實快之子厚古東門行亦然朱語錄

東門行

見上注

**詩集**

中道絕

棄捐篋笥中恩情一  
班婕妤怨歌行

多容忤

希怨猶逢怒一

竟一  
強排

寫餘恨

怨句一  
坡

**不修怨**

聊相贖

德怨一一  
前人

常自嗟

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一

歐公明如曲

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五十四

續集

禍福門

禍福

附

致禍 嫁禍 樂禍 避禍 防患 畏患

事理發揮

禍福善惡之報也然人皆知求福而不知所以為善皆知避禍而不知所以去惡往往求福而福不應避禍而禍不免是非天之不仁也而所以感召之者未善也故禍每加於小人而福常歸於君子善惡之報昭昭矣或者為善未必福應而反得禍為惡未必禍應而或得福則以為天理有時而或爽也愚謂善有時而得禍惡有時而獲福者天之未定也善積而禍必滅惡盈而福必消者天之終定也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焉可厚誣哉

事類

善不善

作一降之百祥作一降之百殃書能不以福

者敗之以取禍左成十三年自求福自求禍

已求之不懼不喜君子禍至所倚所伏

考禍一德福之基夫一也無德而福猶元言禍

之門多一多敗是一牛生白犢

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父无故而盲其

故而言其後楚攻宋圍其城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

而游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

為墮

而中之



游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久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夜乃攻虞氏大滅之列子

**福** 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卒士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

平史越世家 **安知非禍** 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

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一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

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叟知 **包藏禍心** 趙孟曰楚使子圍

禍福相因倚而生也 淮南子 子羽與之言曰大國无 **毋為禍梯** 史記趙武靈王時公子

乃一以畜之 肥義曰子胡不稱疾傳 政毋為怨府

日 史記五十五

**致禍** 虞叔有玉 見前貪 子罕辭玉 宋人有得玉獻

受曰我以不貪為宝尔以玉為宝若以與我皆喪宝也不若人有其宝猶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使玉

人攻之富而後使復 **直言必及**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其所 左哀十五年 曰子好 於難後

晉三卻害伯 **小才見殺**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

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 **勇死知困** 子路以

大道也則亦足以殺其駟而已矣 孟子 **錯以智死** 鄧析以

弘以 **俊死辯工** 唐元載傳 **舜以言死** 張敬椽繫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

耳安能復案事敬聞舜語收繫獄死

好鍛見憾

晉嵇康性絕巧而一宅中有一柳樹甚茂澗水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鍾會貴公子也精

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一而去以此

之言於文帝曰嵇康卧龍不可起公無憂

料事見忌

後揚脩有

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帝既昭信會遂害之

脩後因游說被刑

李陵降匈奴上問太史令司馬遷盛言事殺之陵事親孝與士信奮不顧身以徇國家

之急今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

誅謗遭誅

孔融

以對孫權使有一

驕慢被殺

許攸恃功一嘗於眾坐之言坐棄市東漢呼曹操小字曰其申御非

田我不得莫州也操笑曰汝言

瞪視欲殺

杜甫嘗醉登嚴武

是也然內不樂後竟殺之

乃有此兒武衛之一日

甫集吏於門武

將出冠鉤於簾者二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

嫁禍

吾皆不欲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曰夫子欲之一二臣者一也

此非

得為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不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曰

一距心之所一也

欲反其讎

楚殺伍奢其子負如吳言伐楚之利公于光曰是宗為戮

而一不可

欲嫁其禍

趙豹曰韓氏所以不入秦者於趙也

言陵所誤

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教軍无功還因曰捕得生口一李一教單于為兵以備漢兵故臣无



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  
於吳市范睢傳長髮鉗布衣  
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

漢王籍滅高祖購求千金布匿濮陽周  
氏乃揭置廣柳車中喪車也  
解羸刺船自楚間

行仗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有宝器  
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一衣一而佐一船人知其无有乃

止亡抵於棗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捕儉二與融兄褒有舊

時融年十六儉少之不告融見其有窘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  
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出儉得脫走遂并收棗融送獄二

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棗曰彼來求我非  
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二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

死後竟逃歸於嵩  
後漢趙歧字邠卿為京兆郡曹時中常侍康衡兄琦為虎牙都尉郡人以進不

由德輕侮之歧又數為貶議琦後為京兆尹果尺殺歧家傷歧  
逃難四方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孫嵩年二十餘察歧非

常人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密問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  
色動不有重然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自口勢能相濟

歧以實告之遂以俱歸藏歧復壁中數年捷步完免  
後漢作完屯歌三十三章諸康死滅因赦乃免任文

公曉天官風星祕要為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  
文公推數知當大乱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

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詐死逃竄  
杜根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粮一悉得一詐死逃竄和意

鄧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  
根囊盛撲殺之執法者私語行事人使不加以力既而載出城外

根一三日目中生蛆因一母重五焉禍  
范滂以鈎黨坐繫獄後事釋南

乃部氏誅根方歸繼拜侍御史

歸南陽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衛侍於

應對賓客傍謂陶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遣還鄉里本傳

**每輒言佳**其高下司馬微字德操括囊畏謹有以人物問者不辨

言佳豈咨君之意乎世說**詐醉免疑**晉王允之字景猷鰓魚

曰如君言亦復佳世說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醉醉先卧敦與錢鳳

謀逆允之悉聞其言慮王敦疑已便於卧如大吐衣面並汚鳳

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為

廷尉允之還都定省以敦鳳謀議白舒與王導俱啓明帝

**命駕見幾**首張翰字季鷹吳人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

相識就循言談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去不告

家人齊王囹辟為大司馬掾囹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

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无望於時子

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

三江水耳翰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何能

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一一歸俄而囹敗人皆謂之

窮晝夜一一**闔戶避謗**陸贄既放荒遠常一一人不

不問人間事本傳一一**買田自污**垂崖在陳一日方食進奏報至且食且讀既而

抵案慟哭久之哭止復彈指久之彈止罵詈

之乃丁晉公涿萊公也垂崖知禍必及己乃延三大力士於便坐

與之博袖間出私骰子勝其一坐乃一一宅為婦計以一一晉

聞之亦不害也余謂此智者為之賢者不為

賢者有義而已寧避禍哉禍豈可避耶談叢

**防患** 見菟顧犬 莊辛謂楚襄王曰一一而一一曲突

徙薪 見前 為長大息 臣切惟天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一一者六云云

賈誼治 著恐不知 漢息夫躬數言高論自恐遭害一一略云玄靈決繫精安端兮鷹隼橫

安策 厲為徘徊兮增若浮焱動則機兮叢棘棧二昌可棲兮發忠忘

身自繞周兮冤頸折翼容得往兮涕泣流兮沈瀾心拘結兮傷

肝仰天光兮自列昭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吟行雲為我陰嗟

若是兮欲何留抚神龍兮撫其須遊曠迥兮反亡期雄失據兮

世我思後數 **重關複壁** 李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

年誅如其言 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

街前區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一一一一以石甃

地墻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処 **被甲**

田 衣袍 向敏中除平章事坐事出知永興駕幸澶淵密詔尺付

者密使麾兵一一一一伏無下幕中明日尺召賓僚兵官置酒

縱閱无一人預知者命儻入先令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

振袂一揮伏卒齊出尽擒之果懷短刃即席誅之勦

訖屏屍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歸田錄

**無心檻車** 管仲將兵遮宮道射威公中鈞後魯柱

梏管仲而送於齊齊以為相謂威公曰

願君无忘射鈞 **不忘巾車** 馮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

臣 棘定關中既罷賜以珍室衣服錢帛詔曰倉卒无婁亭豆粥溲

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願國家无忘河北之難

小臣 之恩 光武獲 **方謹守文** 唐太宗嘗問創業

異於巾車故云巾車卿名也 守文孰難元齡曰

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封創業則難魏證曰王者之具必乘衰亂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散哀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證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則怠則亡守文之為不易然創業之難證與我安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謀之通監本紀無忘

### 創業

唐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遣宮昇死使王允平營樓郵崇韜曰願陛下

坐亦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



### 陸龜蒙雜說

邵侯姜女之生子也始棄之命之

亦命之曰棄邵棄為穠官丞民賴之宋棄美而生佐我移宋國名之同也奚傷舜重瞳子項羽亦重瞳子形之類也奚病擇其

田

五五

八

道如何耳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礼卜其應也如響无他圖在精誠而已不精誠者元次山出規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不能自卜况吉凶他人乎

### 元次山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

曰尔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樵黃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木而已不數月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无有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乎有始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強士未識豈无印綰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擊參遊識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大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土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准非忠信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借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頭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改主權勢而往

自致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歐陽公史贊 夫吉於人猶影響也而為善者得吉常多其不幸而罹於凶者有矣為惡者未始不及於凶其幸而免者亦時有焉而小人之慮遂以為天道難知為善未必福而為惡未必禍也

**避禍**

王鵠原亦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

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之本理或有善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人之所恥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荒醜誠可恥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醜為藏身之數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醜醜也以此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  
二百七之前无所用五帝之後无所不用  
柳子敵戒 皆知

古五五

少

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害之大秦有六國競一以強六國既除施人乃亡晉敗楚鄂范文為患厲之否國  
聖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  
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  
祇益為瑜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  
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无咎 皮

日休鹿門隱書序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游不游則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

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為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公民之喜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推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歧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拆恠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鈞伸鐵抚梁易柱手格



能罷走及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有力而虛物貪勇而  
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用觚而忘政愛拔距而過賢者寒  
切室子頑通母亂其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  
為淫賊然後世之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啟棄  
龍周穆謚瑤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  
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黷封禪以求生恣祠祀以  
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易  
而傳哉當仲尼之時古語惟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惟者不  
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用觚而在於侵凌也亂  
者不在於衽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機鬼而在於宗廟  
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歧哉

### 陳靖彭祖觀井圖銘

淳化中予將

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觀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  
然蓋狀其佳象幽致表繪事之工予无取也慕者唯彭氏面井

二十一 五

十一

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縲之以繩凭杖歎窮蹙躄而迎視兢兢然若  
將隊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之有若莫繪司馬遷善之有若是後  
之君子得无效欤予實好古者歷考其迹於傳記雖遠而難信  
且夫子云切比於我老彭亦其驗也故作銘于座右曰至哉古  
人遠害全身戰兢慎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慮天子則  
之鴻休永據存而懼下係于苞桑諸侯則之其國必昌若丹非  
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士則  
之其道元身不爭在醜无愧屋漏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子  
行吾慎予守切比

### 司馬君實保身說

天下有道君子

老彭式介眉壽  
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无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  
禍而猶或不免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  
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  
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

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我  
而作不俟終日卓尔其不可及也

**詩集**

**行文天合知**

君一君一一見君如此我傷  
悲抵殘三日兵戈後繼到孤村雨

雪時着卧衣裳誰辦洗狗求糧食莫供炊地爐不煖柴枝濕  
猶把蒙求授小兒杜荀鶴贈李鍊一自維揚僻亂東入中山

**善惡理如此**

州恣橫行回仁而短命路壽死免兵愚夫  
顏回飲瓢水陋巷斂曲肱盜跖獸人肝九

仰天呼禍福立足憑踏身一腐鼠死朽化无形万世尚遭戮筆  
誅甚刀刑思其生得所豹大飽臭腥顏子聖人徒生知自誠明  
惟其生之樂豈若路所祭死也至今在光輝如日星譬如埋金  
玉不耗精與吏生死得失間較量難重輕一一一毋沈天

不平歐陽  
永叔顯蹈

**切勿恃何妨**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一一一  
爭先徑路機關惡近厚語

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病快心事過必為傷

**何為亦窮**

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邵堯夫詩  
黃雀死彈丸翠不近人與足是逢仇一一一低

頭推避

誘歐

# 陰報

附

善報

惡報

## 事理發律

聞之昔人所謂陰德者如人耳鳴己獨知之人无  
知者如有所作動欲人知何陰之有斯言言哉今  
人亦有一善即要人知安得有人所不知而自知之者借使  
有之亦必有心於福田利益責區之報於其之中福田  
利益豈可以无心得而不可以  
有心致也又矣天可欺乎

## 事類

### 斷蛇獲報

孫叔敖為嬰兒時出遊而還憂而不食  
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  
蛇恐去死无日矣母曰其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  
他人又見已埋之也母曰无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

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為仁也及為令尹天下洽而國人信之烈女

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福天之如高而聽卑

尔必與於楚及長為活蛇得報隋侯見大蛇被傷而活之

令尹老終賈誼新書活蛇得報後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

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名前漢王翁孺傳

隋侯珠一名明月珠搜神記吾活萬人活千人其子孫

必封一所一者揚震事見我思四知刺史明子孫必興子

餘人後世其與乎國父于公為縣獄吏于公所決皆不恨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

之子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專我治獄多陰德未

曾有所寬一一有後世必興鄧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

者至定國為丞相衆未嘗妄殺一人一一

者大共相乳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

所感羣一生子交一一或謂士謙子多

者

陰德答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 猶有相乳

无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比平王馬燧家一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

母其嗚啞其一方乳其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其 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其乳之告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猶

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 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困事既畢家道乃行父二子二兄二

弟弟雅二如也愉二如也視外自見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 所感應召致亦 赤丁願護 洛陽李籍外葬一枯骸夢人

可知矣 感公掩藏願陰護公若有急但呼一子 老姥授簡 漢何比

即至矣後教有應驗 年可八十餘求避雨之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待之乃曰君 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今天賜之策如簡長九寸以授

之曰子孫能佩者富 救雀環報 後漢楊室九歲見一黃雀 黃言訖不見 幽明錄 為鳴臬所搏墜樹下為蟻

蟻所困室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黃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黃衣 以白環四枚與室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

放黿印報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偉康 丁潭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

出為丞相掾後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 黿鼉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鼈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

印而印黿左顧二鑄如初工 近種陰德 日中令應奉嬰不 以告愉乃悟遂佩焉晉書 第詣胡盧生問命

生殊不許後入安上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在閣中女奴力 初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旁公為守衛至

日晏其主意不至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有能救護惟欲室 帶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

再見葫蘆生曰秀才——必有陰德裴晉公質狀眇

來羊及第位極人臣芝田錄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

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實于欄楮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後見相者曰——及物前途万里

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事見撫言汲漿得婦伯洛陽

人性篤孝父母亡葬无終山遂家焉山高无水公一作義一於

坂頭行者皆飲之二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

生其中後當一好一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往視見玉

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賊之得白璧

一双來當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

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地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

名玉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

田補漏得子陸貞鏹鉅万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

則載瓦以行間有屋漏則補之若客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又

降及古寒蠲舍緡盈月屯田君晚歸子即侍郎公紓也登進

士第官至祠曹侍郎有五子長曰弥中登第至朝奉大夫次即

### 必有陰德

裴晉公質狀眇

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

玉帶三犀帶一以賂津要實于欄楮忘收之而去度得而授之

後見相者曰——及物前途万里

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事見撫言

汲漿得婦

伯洛陽

人性篤孝父母亡葬无終山遂家焉山高无水公一作義一於

坂頭行者皆飲之二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

生其中後當一好一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往視見玉

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賊之得白璧

一双來當為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

異之拜為大夫於種玉地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

名玉

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

### 惡報 殺降虜

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

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本傳然殺醉

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東哉本贊殺醉

尉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

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無驗者坐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

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一一一一之商君喟然嘆曰嗟夫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何事不承** 則天時或告周與謀反詔來俊臣鞠狀初與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與

曰易耳內之大獲熾炭周之一一一一俊臣曰善命取獲且熾火徐謂與曰有詔按君請嘗之以駭汗叩頭服罪詔宥與頒表

道為人所傳 **脇下朱字** 惠州一始女震死於市衢一一有一殺唐本傳

死此女子偃月公後身邪 **背上粉書** 長慶中有人雷震而元和元年六月也異人錄

用小子 **子厚謫雷州**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儼民斗 屋章子厚又以強奪民居下木刑追民

究治以儼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一一一一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 謂謫雷州

寇忠愍公準累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馮相揚同在中書丁當筆欲貶崖州忽自疑

曰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二而已丁乃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時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歐陽

田錄

### 李德裕陰德論

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絕班生著陳平之言以為世戒理當

然矣而丙丞相總及子顯黜為閩內侯至孫昌乃絕國絕三十

三歲復續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丙

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故不負獻公程嬰以託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之分无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置

於間燥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海之命又奏記  
霍光決定大策既而顯徵卿之美削士伍之辭其深厚不伐古  
所未有夏侯勝以為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篤生  
賢人世濟其美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  
張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治者或能去天下之惡除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蘇軾三槐堂銘**天  
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  
將安取中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一定者勝人世之  
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善者以怠惡者以  
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平地其  
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  
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  
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人厚施  
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

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 太祖 太宗文武

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  
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其子魏國文正公相 真  
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時享其福祿  
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  
公脩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  
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  
以直諫事 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二十餘年位不滿其德  
天將復與王氏也故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  
筠者其雄才直器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  
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  
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  
吾是以錄之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  
必世乃成既相 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

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破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三城之東晉公所廬鬱二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 鄧拱辰張佛子傳

予少之時聞都下有張佛子者惜未之見也又慮好事者之偏

辭也逮予之取御史得門下給事張亨者始未之奇明年於直舍廼聞其徒相與語始知亨乃張佛子之子予因詰其詳於亨亨遂書其本末聞而驚且歎曰是其後必昌乎輒以亨之言紀其實以垂鑒將來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以淳化元年生三歲而父母俱亡亦无伯仲昆季遂養於外戚趙氏洎長因襲姓趙氏亦未知自明趙氏之鄰有郭榮者世爲右軍巡院吏趙氏因以慶屬焉郭氏告老慶遂補郭氏名關寶祥符二年也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繫獄應囚具必親沐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則罪者何所赴翹耶飲食湯藥卧具必加精潔常爲其徒侮之曰

若區二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看法華經每有重

囚就戮則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釋之放

其去乃祝之曰若无辜我願以身贖若也坐罪後遇恩赦旋亦

自勉其囚獄有訛鞠者慶以至誠疏畫條令吏言以喻之故不

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之屬意焉其妻表氏年四十八景祐

五年京師疫表氏染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而坐不語衆觀

以爲更生踰時遍躡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一所穢

汚所聚不覓身之在其間乃啓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

端嚴脩長謂表氏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

功甚多子孫當有異者汝今尚未有嗣胡爲來此言未終白衣

人乃以手提表氏之足拋出穢汚遂乃復甦表氏自念常事白

衣觀音精虔必有感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趙佛子乃

獲陰報也其後族人因告慶曰尔本張姓也乃述其始末因歸

其姓張焉慶年八十二一夕無病而卒表氏更生之明年生子



乃耳耳生三日有一道士者巧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不復詢其  
誰何既坐謂慶曰若本無嗣今乃聞見聲非若子乎慶曰今  
四十九歲止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平陰功未易  
量也尔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尔之有嗣又  
喜子孫有文孝者相繼而出也尔善保之飯訖乃去慶止生是  
男既長記名於門下後省子以耳乃得其實於是知慶之後必  
大皇祐六年以宣徽出守太原因用門下給使恩例乃以耳之  
年勞丐諸朝廷補授身以三班借職今耳乃生六子戒之曰當  
令讀書无怠乃誠族頌尔考之餘汗當有  
所授矣至和元年六月太原王拱辰撰

### 虞策書佛子

### 傳後

元祐末年予罷給事中蒙恩除龍圖閣待制出守青社  
有張洪者因余校閱後圃出宣徽所撰佛子文予因詰

洪曰張佛子非尔族乎洪曰乃祖父也曰尔考非耳乎洪曰然  
元祐二年以左藏庫副使終于家所謂六子者尔預之乎曰洪

其長也又詰其季曰鏐曰鏐三弟也於元豐五年同登黃

裳榜曰鏐曰銳並預薦開封然後信宣徽王公為知人崇寧元

年予自高陽赴闕明年試戶部侍郎辟洪為檢討又字官是歲

洪之子公俗公庠亦同登於霍端友榜京師士大夫無不相傳

為盛事信乎天之祐善人也如影響之速今洪又出宣徽所撰

文求予為後傳因勉從其善應之實以成剛事之美云張佛子

今贈左司禦率府帥袁氏贈原德太君

乃耳之贈也崇寧二年錢塘虞策書

### 惡報

### 林少穎論商鞅客舍之報

孟子曰戒之戒

乎尔者也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已然亦未有如  
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商君也曰商  
君之法令舍人无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嗚呼為法之弊一至此  
哉商君以舍人无驗者因秦民卒以自困此特是也始也刑大

子之傳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終也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二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扼而不納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胡明仲論以觀孟子之所謂出乎尔者反乎尔豈不信哉胡明仲論

### 三世為將之報

或謂李陵乃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秉旌仗鉞其子繼掌虎

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欤

### 胡明仲論張湯無後

### 之報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

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二然而禍福之也堯之子丹朱為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為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逃黃帝之德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報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苟有寸

東五十六

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且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小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修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祐欤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踈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祐欤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也管見

詩集

### 積善生公侯

吾知徐公百不憂一一聚餘慶杜徐卿二子歌

### 及兒孫

從公樂萬壽一一孟郊

# 真數

## 事理發揮

凡國家之興廢人品之榮悴益物之成壞莫不有數行乎其間要非偶然之故也蓋是數也運乎冥冥之中无形迹可窺无聲音可聽隱而索之噴而探之猶有莫得其端倪者吁何深也非有至人其誰能知之乎然古昔聖人以是數也為順性命之理而授之匪人則反以長奸雄之心是亦未易以輕傳焉吉凶之道可以前知或者以為神仙非過也

## 事類

### 永公後身

開元中房瑄宰相盧真人邢和璞暇日同出城上一廢寺竹間以杖扣地令掘之得一餅二中皆萎師德與永公書謂瑄曰省此乎瑄即洒然悟其為一一也

### 顧揔前身

為縣尹數被鞭笞因逃墟墓間有二黃衣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黎徐幹君一一是劉揔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揔省覽了然明悟乃携集見縣宰一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揔猶花生

### 林甫後身

見前惡報類脇下朱字注

### 數

太尉衛公為并州從事到職有王山人者詣謁曰某善按真也紙上書八字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其後果驗

### 一行算法

僧一一通大術一一聞天台國清寺僧其術精往求之至寺未敢入竊於門間窺之見僧於庭下布筭曰當有弟子來求吾術須門前水西流乃至一一乃趨出請教僧眎門前溪水舊東流忽西流遂授其術同上

### 夢中娶婦

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欲娶婦忽夢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至東京

事

廣五十六

九

履信坊道北屋下見一婦人生女云是君婦崔寤殊不信之俄所議女暴亡後官至四品年三十八乃婚草沙妹年始十九乃履信坊居尋勘歲月正

所夢之日生定命錄 **夢中得天** 唐高祖將卒夜夢身死墜牀下為羣蛆所食

智滿神師曰公得天下矣且死是驚也墜牀是下也陛下至尊之象也羣蛆所食億兆趨附也又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曰是公身中之神言訖飛入帝身竟

而召太宗曰吾事濟矣紀異錄 **果拜察院** 河南伊闕縣前水中每縣官有

入臺者先有灘出石際金沙清澈可受牛僧孺為尉一日報灘出縣僚共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一雙鷓鴣僧儒呪曰既能有灘何惜鷓鴣言訖一

雙飛下不旬日僧孺劉義錄 **果平蔡州** 裴晉公未

第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柱立語曰蔡州何時得平見晉公愕然曰適憂一一

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其語遽告公二 **三刀為州** 王濬

曰見我龍鍾何相戲耳後果如其言同前 **三刀為州** 字士

治嘗夜夢懸一一於屋梁上須臾益一刀濬意甚惡之主簿李字

玆拜賀曰一一一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然晉

**十八為公** 丁固仕孫皓為司徒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

歲吾其一平 **朱衣躍出** 元稹在私第獨坐有一吏一

卒如夢吳志 **朱衣躍出** 曰相公今日登庸言訖趨出

命左右追之咸曰無人入朝果有制命數月又 **朱衣點頭**

見一一吏云今日罷相達明報出中書亂異錄 **朱衣點頭**

歐陽公知貢舉日每遇考試卷坐後常覓一一人時復一一

然後其文入格不尔則无復与考始疑侍史後回視之一无所

見因語其事於同列為之三嘆 **無時可得** 金陵有僧嗜酒

嘗有句云惟願一一一一 供注時言人禍

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元否即應舉  
曰一一一一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耶又應如初明年時  
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舉衣以示遇異僧授以要

旨能預言未兆或戲之曰今歲狀元何姓答曰不黑不白非朱  
非綠復問曰亦知其名字乃一一一後數日捷音至乃

黃裳也遊取末有名鄉人危叙應奉探省榜出門數步逢

文齋閑覽從之看榜一一一一是聞盡來午富鄭公留守西京因府

司馬端明禁建中劉九邵先生同會是時牡丹一欄凡數百本  
坐客曰此花有數乎且請筮之既畢曰凡若干朵使人數之如

先生言又問曰此花幾時一一請再筮之先生再揲者良久曰  
此花盡一日一時坐客皆不覺鄭公因曰來日食後可會於此

以驗先生之言坐客曰嗚呼次日食罷化尚無恙泊其茶之際忽  
羣馬既中逸出與坐客馬相踉蹌奔出花叢中既定化盡毀折

矣於是洛中愈伏成壞有數至和二年成都人費孝先遊

先生之言聞見錄青城詣老人村壞其竹牀孝先欲借其直老笑曰子視其下書云此床某年月日造

其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一一一子何償焉括異志李

德裕真數有報論宣尼罕言性命不語怪神非論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

脩天爵以致人爵不欲言富貴出於天命福祿由於真數昔借  
卜協於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於焜泚名子不寢朝歌未滅而

周流丹鳥矣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蛇矣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  
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契將來之數無

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風衰於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  
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真董可心於女室可

也。唯不宜以緩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而命偶所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習懷，祭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林，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余乙丑歲自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聞有隱者困於泥塗，不知其所如也。往謂乃城長曰：「居守後二年，南行方里，則知憾余者必因天譴。」請余者必自鬼謀，雖抱至冤，不以爲恨也。余嘗二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道世者也。初掌記北門，有管涔山隱者，請余曰：「君明年當仕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然須值少主。」余聞之愕然，灑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余徐問曰：「何爲而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累世緣業，是以言之。余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繼緒不入禁苑，及尸承御史有闕中隱者，扣門請見余，因下榻與語曰：『時事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若亟請居外代公者，受患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南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歲經八稔，尋又杖鉞南燕。秋暮有邑子王生引鄴郡道士纒升寶階，未及命，帝謂余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則符節至矣。』二者皆與言叶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由西蜀而入代，余執憲俄亦竄逐，唯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爲余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自古斷絕歿世者多矣。冥報之事，或有或無，遂使好亂樂禍者以神道爲茫昧。余嘗論之：仁人上誓必達生知命，如顏氏之子，犯而不校，釋門達磨了空，喻幻必不思報矣。其下柔弱無心者，力不能報，所能報者乃中人耳。悍強任氣，如伯有、灌夫之流，亦在其臨歿之際，方寸不撓，魂魄不散，唯結念於此，是以能報夫人之捨生也。如薪盡火滅，溘然則無能爲矣。達於理者，使心不亂，則精爽常在，不生不滅，自可以超然出世，升躋神明。其次精多魄強，則能爲厲，冥報之事，或有或無，理在此也。





